



乌蒙磅礴走泥丸

——記云南省宣威县松林公社的变化

338

研究所

农 业 出 版 社

烏 蒙 磅 礪 走 泥 丸

——云南省宣威县松林公社巨变

中共曲靖地委会
中共宣威县委会 编著

农 业 出 版 社

乌蒙磅礴走泥丸

——云南省宣威县松林公社巨变

中共曲靖地委会 编著
中共宣威县委会

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老钱局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4144.217

1965年12月北京制型

1966年1月初版

196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8,001—30,0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数 30 千字

印张 一又八分之三

定价 (7) 一角二分

目 录

一、巨变·····	1
二、永远不忘阶级仇·····	3
三、改造自然,艰苦创业·····	8
四、为争取粮食稳产高产而斗争·····	14
五、一切经过试验,全面发展生产·····	21
六、战斗化的党支部,革命的阶级队伍·····	27
七、民族团结,亲如一家·····	35
八、永不停步,永远前进·····	39

一、巨 变

云南省宣威县松林公社位于云贵高原当年红军走过的乌蒙山区。

松林公社海拔在一千七百米至二千五百米之间。这里山高坡陡，群山起伏，沟箐*纵横，在四十一座山峰中，分布着三十五个村寨，居住着回、苗、彝、汉四个民族的四百二十六户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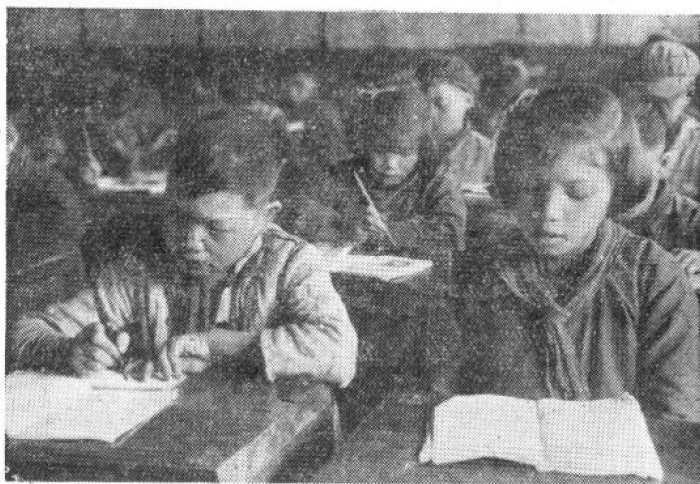
这个地处高山地区的公社，解放前遭受过反动派军队的严重摧残，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解放初期，生产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群众靠国家救济生活。十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劈山排涝，改造坡地，改良土壤，使固定耕地增加到六千多亩。粮食连年增产，牲畜成倍增长，多种经营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一九六四年，粮食总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二十八万斤增加到一百五十七万九千多斤，增加了四点六倍；大小牲畜存栏数由一千一百二十八头增加到三千四百零二头，平均每人达一点八头；种植烤烟三百一十亩；经营了大片用材林，并培育和种植了漆树、茶叶、棕树、竹子、板栗等经济林木

* 箐：有树有水的山沟。

一千七百多亩。

十年来，松林公社的集体家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各生产队共有储备粮二十二万六千斤；公共积累的现金，除已投资购买拖拉机一台和兴建仓库、畜厩五百三十七间外，还有七万七千多元。各族社员的生活也有很大提高。一九六四年，每人平均总收入一百零三元，有三百八十六户社员存款五万二千元，平均每户存款一百三十四元多。解放前，这里没有学校，只有四人识字，现在，有农业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一所，初级小学七所，在校各族学生四百七十九人。在乡生产的各族初中学生和初小、高小毕业学生三百三十三人。还设有保健站和联合诊所。

十年来，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高涨；爱国



有了党和毛主席，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识字人

家，爱集体，是松林人的共同思想。国家的征购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向国家交售了公余粮二百八十四万斤；还提供了大量的烤烟、油料、牛羊、皮张、药材等农副产品。兄弟公社有困难，他们热心支援。

十年来，松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个穷山区建成了富山区。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有觉悟了。松林公社到处洋溢着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

二、永远不忘阶级仇

四十年前，这里名叫“抬头梁子”。后来怎样变为荒凉的“秃头梁子”呢？它有着一段悲惨的血泪史。

解放前，这里是一个阶级压迫、民族仇杀、暗无天日的地狱。那时候，山上的耕地、森林、牛羊，几乎全部都被二十多家土司、地主、匪首霸占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各族农民都是反动统治者的娃子、长工和佃户，和其他地方的贫苦农民一样，深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但是，松林各族人民还有着更加悲惨的遭遇和深重的灾难。

在山高林密的抬头梁子上，多少年来，都有土匪盘踞。本地的地主、恶霸，多数都是土匪头子。他们恶毒地挑拨民族关系，强迫农民替他们当牛马，扛枪卖命，互相仇杀。国民党反动派借口“剿匪”，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二十三年间，连续对这里进行了十几次血腥的屠杀。仅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就杀死四百多人，劫走二百多人，饿死二百多人，烧毁十三个



一家十二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了十一口的贫农馬二秀，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教育孩子們

村子的三百多所房子。在这次大屠杀里，反动派在半坡村集体枪杀了五十六个农民，一排枪就打死了七个儿童。八百多户人家被反动派残暴屠杀后，只剩下二百七十户。从此，“抬头梁子”被反动派改称为“秃头梁子”。如今，山上还有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恶见证：有丢过数百具死尸的“万人坑”；有挂过許

頑 兇 導 勸

陸軍廿三師第一團第三營營長李

[illegible]

營長李樹民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日刊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各族人民的罪恶见证之一——罪恶碑

多人头的“人头树”；有記載反动軍隊残杀人民“功績”的罪恶碑。

松林各族人民家家户户和反动派都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板房村回族貧农桂四方全家三口人，一次就被反动軍隊杀絕。一九四四年四月的一个早晨，反动軍隊突然杀到板房村，来不及躲藏的桂四方，被活活打死，砍下头来。反动軍隊逼迫他的妻子把丈夫的头背到匪营长所在的牛皮碛村，桂妻坚决反抗，残暴的匪徒就把她儿子拖到半山抛刀刺死。桂妻气得昏倒在血泊里，匪徒們又用冷水将她泼醒，把丈夫血淋淋的头捆在她肩上，逼迫她背到牛皮碛村挂上“人头树”后，一排枪又把她打死，剖腹挖出她的心肝炒吃，取出腹里的胎儿砍碎。

象桂四方家一样，反动派杀絕了松林几十家善良的农民，这些血淋淋的悲惨事实，使各族人民心痛欲裂！

国民党反动派还对抬头梁子实行严密封鎖，把这里划为“废地”，把各族人民誣为“凶頑”，严禁山下的人上山，山上的人出山就要杀，山上山下断絕往来。这样抬头梁子完全成为一个惨遭蹂躪、暗无天日的地方。

由于反动派烧、杀、搶、掠，本来生产力就极为低下的山区人民又遭到了严重摧残，劳力、耕牛和农具都减少了，一些生产技术也失传了，人民已經到了山穷水尽、走头无路的境地。刀耕火种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每年春天，他們砍倒一坡坡树林，放火烧光，用木棒在地上掘一些洞，丢下种子。种子入土，人就日夜守候在地边，与森林中的各种鳥兽作斗争，才能获得微薄的收成。可是土司、地主、匪首們还逼迫农民交納

各种高租重利，使各族农民只能靠大量吃山茅、野菜活命，靠补了又补的烂衣裳和茅草衣遮身，靠破草房和松毛窝棚挡风雨。各族贫苦农民这样倾诉自己的苦难生涯：

抬头梁子遍荒凉，山茅野菜是主粮；

逃荒躲难无处走，出门不敢认家乡。

苦难的松林各族人民如饥如渴地盼望着光明啊！

漫长的黑暗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把革命红旗插到梁子上，各族人民死里复生，重见天日。他们感激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人民军队把他们从火坑里拯救出来，决心配合解放军消灭窝藏在梁子上的残匪。三代娃子出身的彝族贫农杨二顺、长工出身的苗族贫农王荣光、家里人几乎被反动派杀光的回族贫农撒玉乖等受苦农民主动给解放军带路，日以继夜地战斗在深山箐林里，终于彻底消灭了残匪。解放军为各族人民赶走了苦难，并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一次激烈的剿匪战斗中，解放军班长李二顺不幸牺牲。在牺牲前他对带路的撒玉乖说：“你们要革命到底，为穷苦人民服务一辈子！”撒玉乖和各族人民把烈士的话铭记心里，成为鼓舞他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群众革命风暴起来了。松林各族人民亲手打倒了土司、地主、匪首，夺回被霸占的土地。在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考验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各民族干部。杨二顺当了乡长，王荣光、撒玉乖等受苦农民都当了干部。挣脱千斤锁链的奴隶成了社会的主人。

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翻了身。但过去生产遭受的破坏太大了，要发展生产，缺农具，缺籽种，缺口粮。解放初期的三、四年

間，國家先後救濟供應了他們九萬九千多斤糧食，撥了一萬二千多元貸款和救濟款給他們購買籽種、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國家還撥款幫助他們建立了供銷社、婦幼保健站和一所完全小學。黨的關懷，國家的扶持，激發了各族人民自力更生，改變貧困面貌的決心和信心。他們激動地說：“松林人民過去走頭無路，黨給我們开辟了新生的道路。”

革命的激流，滌蕩着松林。一九五四年，松林黨支部在革命的巨浪中成立了。楊二順、王榮光和回族貧農孔令華等九個受苦農民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黨支部成了松林各族人民革命的核心。它一貫對群眾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教育群眾牢記過去的階級苦，不忘今天黨領導的幸福，把階級仇恨化為革命的力量。各族人民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懷着和黨“心是一顆，命是一條”的深厚感情，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踏步地前進着。

三、改造自然，艱苦創業

松林公社黨支部書記楊二順說：“路再長再艱難總是人走出來的，松林由窮變富，全靠一股革命精神。”

土地改革以後，松林人民翻了身。但是，要發展生產改變窮困面貌，還面臨着嚴重的困難。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家底是多麼微薄啊！解放初期，雖然國家給了大量支援，改變了過去各族農民基本上沒有耕畜、農具的狀況，但“窮”山還在家門口站着。

抬頭梁子覆蓋着茂密的森林，山箐里野獸成群，糟踏庄

稼，伤害牲畜。过去，每年春天，农民們播下种子后，就得在地边搭起窝棚看守，“种子下地人下地，粮食上楼才回家”，种下的粮食往往是兽吃一半，人收一半。一九五三年，松林乡組織了三十一個互助組，各族农民依靠互助組的集体力量，全乡組織了六个打兽組，开展了打兽除害的斗争。猎手們进山入箐，餐风宿露，风里来，雨里去，穷追猛打野兽。有一次，一只金錢豹咬死了馬脖子村的两只羊，苗族神枪手王荣光立即帶領打猎組出去，他們爬过一山又一山追打豹子。王荣光不怕累，不怕险，爬上陡岩峭壁。突然豹子猛扑过来咬伤了他的左手。当他想到打兽就是为集体除害的时候，他咬紧牙关，忍住疼痛，舍生忘死，坚持用一只手和猛兽搏斗，终于打死了豹子。仅这一年，全乡就消灭豹子、野猪、麂子、岩羊、豪猪等野兽一千七百多只，保护了牲畜和庄稼。

經過打兽除害，兽害少了，但抬头梁子的困难面貌依然沒有改变。

抬头梁子起伏的山巒中，有五个土质比較好的坪子，面积有一千三百多亩。反动派上山烧杀以后，这些高山环繞的小坪坝就荒蕪了。每逢雨季，山洪从四围荒山上冲刷下来，坪子里砂石淤积，积水成涝，荆棘丛生，农民們只在坪子的边角，种着小块低产的荞子和洋芋。

毀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还没有改变。因为毀坏了大片森林，每当暴雨季节，山洪袭来，肥土被冲光了，一座座山坡乱石成堆，七高八凹，往往是“种一坡，收一籬”，一亩地最多只能收获七、八十斤粮食，种一、二年后，就得丢荒。另外种着的一些零散的輪歇荒地，树木稀少，野草成窝，土地瘦瘠，

收成更为微薄，一亩地只收三、四十斤粮食，顶多种二年，地力将尽，就丢荒了。

由于生产极端落后，那时，松林人民每年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

松林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是永远靠国家供应粮食过日子，还是自力更生改变贫困面貌呢？是年年开荒、年年丢荒、年年闹饥荒，还是奋发图强向穷山恶水作斗争、建设山区呢？从党员到干部、从干部到社员都在讨论着这个问题。

阶级敌人散布说：“抬头梁子穷的屙屎不生蛆，要想建设得好，除非日头西出、河水倒流。”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提出：松林各族人民苦大仇深要革命。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力量，有集体化的广阔道路，一定能够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有人怀疑说：“松林的底子薄，赤手空拳，要建设山区难上难。”

党支部就领导群众挖穷根，吐苦水，教育群众永远不忘阶级仇恨，把仇恨变为革命力量。看到“万人坑”、“人头树”和罪恶碑，回忆起解放前的血泪史，人们的革命激情油然而生。有志气的贫下中农说：“为什么抬头梁子穷呢？是因为反动派残杀蹂躏。今天党领导我们，只要我们有志气，有决心，哪有过不去的河，攀不上的山！”他们满怀信心地提出：“人是活的，地是死的，有国家撑腰，有集体力量壮胆，大家一条心，一股劲，就能把抬头梁子建设好。”

一次又一次，争论了又争论，党员、干部、社员的思想统一了，大家的干劲越鼓越足。

发展山区生产从何着手呢？党支部领导群众分析了当地多年来的生产情况，大家認為：要建設山区改变貧困面貌，必須从固定耕地入手，坚决改变毀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开沟排涝，把荒蕪的五个坪子开垦成为耕地；把坡地改为梯地，减少水土流失；改良土壤，改不施肥为施肥，提高土地肥力。采取这些措施，逐步固定耕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設，才能发展粮食生产。

一場向大自然进軍的英勇頑强的斗争开始了！

五个坪子地势平坦，土质較好，又近村子，开垦出来就是很好的固定耕地。党支部领导各族农民首先向五个坪子进軍。

一九五四年冬天，白雪覆盖着山坡和坪子。满怀豪情壮志的松林人，个个爭着上工地。他們挖沟排涝，披荆斬棘，人人精神抖擞。板房村互助組長撒玉乖，在开垦紅岩坪子中，他看到群众干活很展劲，心头乐滋滋的，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他拼命拉着赶板刮土。突然，由于用力过猛，绳子拉断了，栽倒在一块大石头上，右腿划破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口，鮮血从伤口里流出来，染紅了泥土。撒玉乖痛得发抖，伙伴們紛紛劝他休息，可是他回想起解放前自己的媽媽、弟弟和祖父被反动派杀死，大姐被搶走，妹妹被餓死的悲惨情景，……松林的阶级兄弟和自己都有共同的遭遇啊！今天，为了全村人民的幸福，这点苦算得了什么？革命先烈不是对自己說过“要革命到底”嗎！他想到这些，渾身的力量就来了，咬紧牙关，忍着痛，不能拉赶板，又掄起鋤头一股劲儿地猛干。这种情景被他老婆看見了，她迎面向撒玉乖跑过去，一把夺去了他手中的鋤头，并关切的說：“你脚都发肿了，还不回家歇歇嗎？”撒玉乖望着

她笑了笑，堅定地說：“沒有苦，哪有甜，不吃點苦，還能開山創業嗎？”群眾為撒玉乖的革命精神所感動，大家越干越起勁，他們挖呀！劈呀！挖開了一條五里半長的排洪溝，排除了洪水，劈開了野獸躲藏的荊棘，開墾出一百多畝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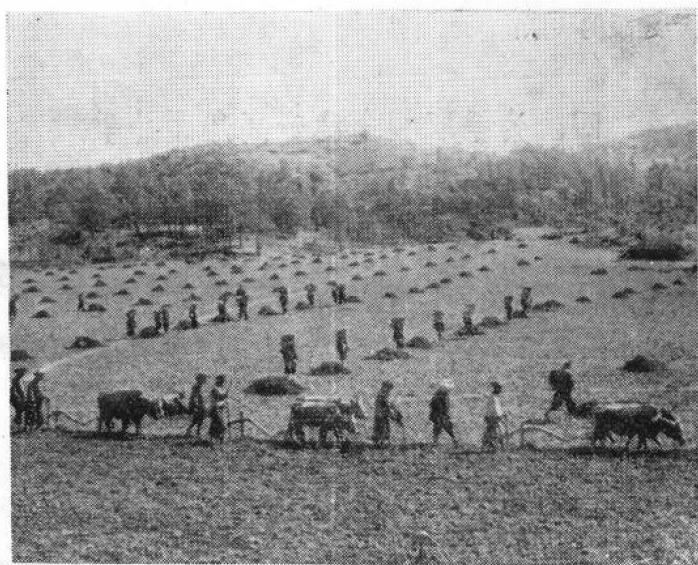
在和大自然搏鬥、開山創業的日子里，五個坯子，每個都洋溢着松林人民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塘子邊坯子有四百多



劈山排洪

亩土地，四面山峰环绕，要排涝，就得从东北面劈开高七米、厚五十多米的山岭。山高不如人志高，塘子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社员们决心用双手劈开山岭。他们披荆斩棘，不畏风雪侵袭，坚持劈山排涝。排洪沟渐渐挖深了，沟道狭窄，运土艰难，社员们一个个周身糊满泥巴。为了提高运土工效，来到工地上和社员共同劳动的干部杨二顺、朱正永、王荣光和社员们一起研究，制造了土吊车，把一筐筐泥土很快运往沟外。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劳动，劈开了山岭，排出了洪水，开垦了一些耕地。

在开垦五个坪子的同时，党支部还领导各族社员开始改



过去刀耕火种，今天精耕细作